

# 差异与融合:海峡两岸语文词典的歧异与兼容处理

周 荐

(澳门理工学院 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澳门 999078)

**摘 要:**收词、释义是词典编纂的两大工程,任何一部词典都对此两项工程给予高度重视。1949 年之前,祖国大陆和宝岛台湾所用的语文词典多由大陆出版;即使是台湾地区编纂出版的语文词典,在收词、释义等方面与祖国大陆出版的也无根本性的差异。但 1949 年之后,海峡两岸的汉语在使用上逐渐出现差异,而且这种差异 70 余年来有愈拉愈大之势。这种差异在两岸各自编纂、改编的语文词典里反映得比较明显。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所导致的语文词典在收词、释义等方面凸显出来的差异,尤其不容忽视。海峡两岸为共同的母语合编词典时如何兼容处理,求同存异,更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同源共本;两岸辞书;兼容并包

**中图分类号:**H0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3-0001-11

## 一、三部辞书,不同际遇

1949 年之前,“两岸”“海峡两岸”“两岸四地”这样的词语在汉语词汇中是有还是没有,是需要研讨的;即使有,那个/些词语也只有地理学上的意义。自中国社会赋予“两岸”这个词以特定意义之后,当它与“四地”连用构成“两岸四地”这样一个词语时,它所指的就是我国的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个区域;当它与“海峡”连用构成“海峡两岸”这样一个词语时,多用来指涉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辞书编纂而言,祖国大陆,才是编纂汉民族共同语语文辞书的基地;台湾地区的语文词典编纂,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所凭靠的多是将祖国大陆出版的词典进行重印、改编,或在大陆词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香港,各出版商所青睐的是本地语文辞书,书肆中占优势的多是粤语词典;在澳门,多为传教服务的双语词典的编纂和出版是其旧日的辉煌。海峡两岸,汉语语文辞书都上承 20 世纪上半叶祖国共有的繁盛,而后各自继承和延续<sup>[1]</sup>。为现代中国语文辞书立下根基的主要是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的三部词典:1915 年出版的《辞源》,1930 年出版的《王云五大辞典》,抗战期间历时八九年才出齐的《国语辞典》。这些语文工具书,在 20 世纪上半叶为全中国的文化事业提供了丰足的养分。

对于《辞源》,我国政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但对于文化建设事业中央人民政府始终抓得非常紧,一刻也没有放松。《辞源》修订工作 1958 年即开始,1964 年曾出版过一册《辞源》修订稿本,25 年后的 1983 年,正式出齐了修订本,是为《辞源》的第二版。《辞源》第一版收单字 1 万多,词目 10 万余条。《辞源》修订本(1—4),1988 年出版合订本,1989 年重印。第二版的修订着重于古书中的语词典故和有关古代文物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事典词语,所收单字系按部首排列,单字下均注出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并加注《广韵》反切。释义注意词语的来源出处和词语在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1840 年)。每册后附四角号码索引。《辞源》第二版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人们阅读古籍和研究古代文化所必备的工具书。2015 年 10

收稿日期:2020-03-18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优秀成果后期资助项目“从语文辞书比照与词汇实地调查看两岸词汇整合”(HQ135-29);国家语委重大委托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状况及规划研究”(WT135-58)

作者简介:周荐(1957—),男,天津人,文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

月《辞源》第三版出版,网络版、优盘版同步出版。第三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又增收词目6500余条,涉及职官、文献、宗教、器物、动物、植物等内容。《辞源》第三版以其高质量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辞源》使包括整个华人社会在内的全世界受益,自然也惠及海峡对岸。1988年,《辞源》修订本就曾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在台湾地区印行。

《王云五大辞典》收单字1万余个、词语5万余条,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部影响广泛的现代语文词典。它于1930年初版,1932年出版“国难”(这里的“国难”指的是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版,到1940年的11月,已出版“国难”后的第十五版。祖国大陆解放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该辞典基本上只在台湾地区继续出版,在大陆地区发行也受到一些限制。《王云五大辞典》的学术成就和局限,可参阅周荐的相关著述<sup>[2]</sup>,此处不赘。

20世纪上半叶终于出齐的《国语辞典》(可笼统地称为“初版本”),大陆学者也十分重视。1957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题为《汉语词典》的语文工具书,就是《国语辞典》的删节本。或许是因为大陆学者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放到《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下略作《现代汉语》)编纂上的缘故,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大陆学者对《国语辞典》的重视程度似不及台湾地区学者的重视程度更高。台湾地区“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在1976年到1979年间,以1947年出版的《国语辞典》做底本重编该辞典。此次重编,删并原书条目1万余,新增2万多条专科词,使该辞典收词语高达12.3万条,较原书篇幅多出50%。这就是1981年成书,交台湾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的《重编国语辞典》,一般习称为《国语辞典》的“重编本”。1987年,台湾地区又展开《重编国语辞典》的修订工作,1994年完成《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简称“修订本”)。此次修订,词条又有扩充,使全书收词达16万余,另附十余种附录。由于考虑到排印为纸本规模过于庞大,台湾商务印书馆也对狭小的市场做了估算,结果非常不乐观,遂决定放弃印行,故此版本未印制纸本,改以电子版本面世。1994年9月推出台湾地区学术网络初版,1996年7

月推出第二版,1997年3月推出第三版,1998年4月推出第四版,2015年12月推出第五版的试用版。

台湾地区有关方面对《国语辞典》的重视,不仅可从对该辞典的修订、扩充上看出,亦可从依据《国语辞典》各版本衍生出的后续字词典上看出。在公布“修订本”之后,后续编辑完成的在线语文工具书有多种,如《重编国语辞典简编本》(公布于2000年,为现代汉语多媒体辞典,计收6023字)、《国语小字典》(公布于2000年,是一部为国小学童编辑的语文工具书,计收4307字)、《成语典》(2003年公布试用版,2005年公布正式版,收“主条成语”共计1568条)、《异体字字典》(2004年公布)、《台湾客家语常用词辞典》(2008年公布试用版,所收录之词汇以四县腔及海陆腔为主)、《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辞典》(2008年公布试用版)。上述字词典,多以《国语辞典》为母本,收条、注音、释义等也多参考《国语辞典》。

## 二、两岸词典,差异多多

20世纪上半叶我国三部重要的语文工具书,为海峡两岸各有侧重地继承。《辞源》在祖国大陆的辉煌成就无须多论,《王云五大辞典》在台湾的景况亦不必多说,这里只以《国语辞典》到台湾后出版的版本来谈词语条目的弃取问题和词语的释义问题。

《国语辞典》1981年出版“重编本”,1994年出版“修订本”,之后又推出网络版。“重编本”和“修订本”均删除了之前版本的一些旧条目,增收了一些新条目。《国语辞典》几经修订,删除的情况如何,增收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以“马”字打头的词语为例,或可看出一些端倪。

“初版本”所收的“马”字打头的词语共182条,具体如下:

|    |       |       |    |     |    |
|----|-------|-------|----|-----|----|
| 马勃 | 马宝    | 马棒    | 马币 | 马鳖  | 马表 |
| 马边 | 马鞭(子) | 马兵    | 马棚 | 马匹  |    |
| 马平 | 马门    | 马鸣    | 马房 | 马封  | 马蜂 |
| 马夫 | 马达    | 马刀    | 马道 | 马当  | 马递 |
| 马吊 | 马队    | 马太    | 马头 | 马蹄儿 |    |
| 马图 | 马通    | 马童(儿) | 马桶 | 马脑  |    |
| 马埕 | 马来    | 马蓝    | 马兰 | 马郎  | 马力 |

马鬣 马蓼 马流 马留 马蔺 马良  
 马可 马克 马陆 马路 马鹿 马龙  
 马杆(儿) 马干 马褂(儿) 马蛤  
 马关 马快 马褐 马号 马韩 马湖  
 马蟻 马甲 马脚 马厩 马江 马军  
 马螞 马薪 马前 马钱 马枪 马戏  
 马饩 马蛭 马衔 马蛭 马帚 马掌  
 马政 马齿 马车 马超 马蝉 马厂  
 马虱 马食 马矢 马市 马勺 马哨  
 马首 马上 马术 马融 马子 马贼  
 马祖 马鬃 马槽 马赛 马谏 马额  
 马鞍儿 马儿 马衣 马医 马蚁  
 马蚰 马尾儿 马眼 马殷 马纓  
 马蝇 马崑 马尾 马援 马远 马伯六  
 马鞭草 马脾风 马毛山 马明王  
 马贩子 马粪纸 马大头 马得拉  
 马德里 马兜铃 马都拉 马端临  
 马头娘 马蹄(儿)表 马蹄金  
 马蹄袖(儿) 马蹄银 马挠子 马尼拉  
 马牢子 马利兰 马利亚 马鬣封  
 马鬣松 马铃瓜 马铃薯 马可莱  
 马克斯 马口铁 马口钱 马后炮  
 马后屁 马鲛鱼 马金岭 马其顿  
 马前数 马湘兰 马致远 马闸子  
 马齿苋 马士英 马生角 马子盖  
 马萨林 马萨斯 马鞍子 马樱丹  
 马尾蜂 马尾河 马尾藻 马尾松  
 马达斯山 马到成功 马丁路得  
 马可波罗 马革裹尸 马关条约  
 马加罗夫 马家春慢 马乳葡萄  
 马尔摩拉 马仰人翻 马达加斯加

“重编本”所收的“马”字打头的词语共计

238条,具体如下:

马勃 马宝 马班 马棒 马币 马表  
 马边 马鞭(子) 马兵 马棚 马匹  
 马平 马门 马鸣 马房 马封 马蜂  
 马夫 马达 马刀 马道 马当 马递  
 马吊 马队 马太 马头 马蹄  
 马蹄儿 马图 马通 马童(儿) 马桶  
 马内 马来 马娄 马蓝 马兰 马郎  
 马喇 马埕 马勒 马力 马利 马鬣  
 马蓼 马留 马蔺 马良 马陆 马路

马龙 马杆(儿) 马干 马褂(儿)  
 马关 马可 马克 马裤 马快 马褐  
 马号 马韩 马汉 马湖 马蟻 马甲  
 马脚 马厩 马江 马军 马薪 马前  
 马钱 马枪 马戏 马饩 马衔 马蛭  
 马帚 马掌 马政 马齿 马车 马超  
 马蝉 马厂 马虱 马食 马矢 马市  
 马勺 马哨 马上 马术 马融 马子  
 马贼 马祖 马鬃 马槽 马赛 马谏  
 马驢 马额 马鞍 马儿 马耳 马衣  
 马医 马尾儿 马眼 马殷 马纓 马蝇  
 马崑 马尾 马援 马远 马伯乐  
 马伯六 马鼻疽 马鞭草 马脾风  
 马毛山 马贩子 马粪纸 马大头  
 马得拉 马德里 马兜铃 马蒂斯  
 马都拉 马端临 马头娘 马蹄(儿)表  
 马蹄金 马蹄袖(儿) 马蹄银 马廷英  
 马拿瓜 马挠子 马尼拉 马乐利  
 马来人 马拉威 马利尼 马利兰  
 马利亚 马鬣封 马鬣松 马铃瓜  
 马铃薯 马可莱 马克杯 马克斯  
 马口铁 马口钱 马赫数 马后炮  
 马虎子 马化隆 马鸿逵 马基线  
 马鲛鱼 马建忠 马金岭 马君武  
 马其顿 马其昶 马前数 马歇尔  
 马腺疫 马湘兰 马胸疫 马志尼  
 马致远 马闸子 马占山 马齿苋  
 马超俊 马士英 马杀鸡 马生角  
 马如龙 马瑞辰 马子盖 马萨林  
 马塞鲁 马色尔 马尔他 马尔克  
 马樱丹 马尾蜂 马尾河 马尾藻  
 马尾松 马约尔 马不停蹄 马达斯山  
 马德拉斯 马到成功 马兜铃目  
 马丁路得 马来西亚 马利诺会  
 马立克病 马革裹尸 马关条约  
 马可波罗 马克吐温 马克利许  
 马克士威 马基维利 马加罗夫  
 马氏文通 马首是瞻 马乳葡萄  
 马斯喀特 马尔壁管 马尔摩拉  
 马尔地夫 马尔顿斯 马尔萨斯  
 马雅文明 马仰人翻 马尾藻海  
 马达加斯加 马德堡半球 马拉松竞走

马其诺防线 马西特原理 马里安纳海沟  
马传染性贫血 马尔可夫过程  
马克尼土哥斯克 马克士威方程式  
马克士威速度分布

将“初版本”与“重编本”两相比较,发现“初版本”没有收录的词语,“重编本”增收了 71 条,具体如下:

马班 马内 马喇 马勒 马利 马裤  
马汉 马驢 马鞍 马耳 马伯乐  
马鼻疽 马蒂斯 马拿瓜 马拉威  
马乐利 马利尼 马克杯 马赫数  
马虎子 马化隆 马鸿逵 马基线  
马建忠 马君武 马其昶 马超俊  
马歇尔 马腺疫 马胸疫 马志尼  
马占山 马杀鸡 马如龙 马瑞辰  
马塞鲁 马色尔 马尔他 马尔克  
马约尔 马不停蹄 马德拉斯 马兜铃目  
马来西亚 马利诺会 马立克病  
马克吐温 马克利许 马克士威  
马基维利 马氏文通 马首是瞻  
马斯喀特 马尔壁管 马尔地夫  
马尔顿斯 马尔萨斯 马雅文明  
马尾藻海 马德堡半球 马蹄马廷英  
马拉松竞走 马来人 马婆 马其诺防线  
马西特原理 马里安纳海沟  
马传染性贫血 马尔可夫过程  
马克尼土哥斯克 马克士威方程式  
马克士威速度分布

“重编本”新增条目多是专名。“初版本”收录的词语,“重编本”删除了 17 条,具体如下:

马鳖 马明王 马脑 马流 马鹿 马蛤  
马蜉 马蛭 马首 马蚁 马蚰 马萨斯  
马鞍子 马鞍儿 马牢子 马后屁  
马家春慢

“修订本”(第五版之试用本)所收的“马”字打头的词语共计 326 条,具体如下:

马勃 马班 马帮 马棒 马币 马鳖  
马表 马鞭 马扁 马弁 马兵 马补  
马步 马趴 马棚 马匹 马票 马铺  
马门 马面 马鸣 马粪 马房 马封  
马蜂 马夫 马达 马刀 马道 马镡  
马递 马调 马吊 马店 马队 马台

马太 马头 马头 马蹄 马图 马通  
马童 马桶 马内 马脑 马奴 马埕  
马来 马郎 马力 马利 马鬣 马流  
马留 马良 马路 马陆 马骡 马干  
马杆 马褂 马冠 马关 马可 马克  
马裤 马快 马赫 马号 马虎 马蟥  
马颊 马甲 马架 马脚 马厩 马江  
马将 马驹 马鬣 马圈 马军 马球  
马枪 马戏 马衔 马靴 马熊 马札  
马掌 马帐 马桩 马齿 马车 马蝉  
马场 马厂 马船 马虱 马食 马勺  
马杓 马哨 马上 马术 马融 马子  
马贼 马祖 马鬃 马策 马槽 马嘶  
马谲 马鞍 马蚁 马邑 马眼 马蝇  
马冤 马尾 马王 马援 马八六  
马伯乐 马百六 马伯六 马泊六  
马鼻疽 马扁儿 马牌子 马跑泉  
马棚风 马屁精 马明王 马贩子  
马粪纸 马裕子 马大哈 马德堡  
马德里 马道驿 马灯调 马蒂斯  
马端临 马东尼 马头调 马头娘  
马头琴 马蹄表 马蹄铁 马蹄金  
马蹄袖 马蹄形 马蹄银 马桶盖  
马拿瓜 马挠子 马尼拉 马拉犁  
马拉卡 马拉松 马拉威 马来糕  
马来熊 马来人 马来亚 马利亚  
马鬣封 马鬣松 马溜子 马连良  
马铃瓜 马铃薯 马铃子 马盖先  
马褂牌 马公市 马克杯 马克斯  
马口铁 马口钱 马裤呢 马快头  
马快手 马后砲 马后炮 马虎子  
马虎汤 马虎眼 马骑灯 马甲子  
马鲛鱼 马建忠 马见愁 马将牌  
马起脸 马前课 马前健 马前数  
马钱子 马前卒 马戏班 马戏团  
马相如 马致远 马致远 马闸子  
马札子 马中锡 马齿豆 马齿莧  
马齿莧 马齿长 马师皇 马是得  
马士河 马沙沟 马杀鸡 马上吹  
马上缘 马生角 马如飞 马子盖  
马祖岛 马醉木 马萨卓 马赛港  
马赛克 马鞍藤 马鞍山 马尔他

马雅人 马樱丹 马杌子 马崑坡  
马崑亭 马尾巴 马尾港 马尾藻  
马尾松 马王堆 马勃牛溲 马不停蹄  
马不及鞍 马马虎虎 马面战棚  
马明菩萨 马放南山 马到成功  
马店买猪 马丁路得 马太福音  
马头草檄 马尼拉麻 马牛襟裾  
马奴法典 马拉巴栗 马来半岛  
马来群岛 马来西亚 马利诺会  
马列主义 马溜子船 马林巴琴  
马良白眉 马路消息 马路新闻  
马革裹尸 马工枚速 马可波罗  
马可福音 马克吐温 马后练服  
马虎从事 马角乌白 马前泼水  
马挣力战 马捉老鼠 马壮人强  
马齿徒长 马齿徒增 马齿加长  
马失前蹄 马首是瞻 马斯卡尼  
马尔地夫 马耳东风 马雅文明  
马雅文字 马仰人翻 马舞之灾  
马跃檀溪 马不知脸长 马伏波射潮  
马达加斯加 马德堡半球 马太受难曲  
马听锣声转 马拉松赛跑 马利共和国  
马克思主义 马家窑文化 马其顿王国  
马其诺防线 马歇尔计划 马绍尔群岛  
马上办中心 马厝卡舞曲 马死黄金尽  
马赛进行曲 马里安纳海沟  
马可波罗游记 马其维利主义  
马斯垂克条约 马尔他共和国  
马尾中髻豆腐 马尾儿穿豆腐  
马屁拍在马腿上 马屁拍在马脚上  
马蹄刀瓢里切菜 马尔地夫共和国  
马尔萨斯人口论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  
马来亚玻里尼西亚语系

将“重编本”与“修订本”两相比较,发现“重编本”和初版本没有收录的词语,“修订本”又增收了182条,具体如下:

马帮 马鳖 马扁 马弁 马补 马步  
马趴 马票 马铺 马面 马粪 马镫  
马调 马店 马台 马头 马奴 马流  
马骡 马冠 马赫 马虎 马颊 马架  
马将 马驹 马鬣 马圈 马球 马靴  
马熊 马札 马帐 马桩 马场 马船

马杓 马策 马嘶 马邑 马王 马八六  
马百六 马泊六 马扁儿 马牌子  
马跑泉 马棚风 马屁精 马裕子  
马大哈 马德堡 马道驿 马灯调  
马东尼 马头调 马头琴 马蹄铁  
马蹄形 马桶盖 马拉犁 马拉卡  
马拉松 马来糕 马来熊 马来亚  
马溜子 马连良 马铃子 马盖先  
马褂牌 马公市 马裤呢 马快头  
马快手 马后砲 马虎汤 马虎眼  
马骑灯 马甲子 马见愁 马将牌  
马起脸 马前课 马前健 马钱子  
马前卒 马戏班 马戏团 马相如  
马札子 马中锡 马齿豆 马齿长  
马师皇 马是得 马士河 马沙沟  
马上吹 马上缘 马如飞 马祖岛  
马醉木 马萨卓 马赛港 马赛克  
马鞍藤 马鞍山 马雅人 马杌子  
马崑坡 马崑亭 马尾巴 马尾港  
马王堆 马勃牛溲 马不及鞍 马马虎虎  
马面战棚 马明菩萨 马放南山  
马店买猪 马太福音 马头草檄  
马尼拉麻 马牛襟裾 马奴法典  
马拉巴栗 马来半岛 马来群岛  
马列主义 马溜子船 马林巴琴  
马良白眉 马路消息 马路新闻  
马工枚速 马可福音 马后练服  
马虎从事 马角乌白 马前泼水  
马挣力战 马捉老鼠 马壮人强  
马齿徒长 马齿徒增 马齿加长  
马失前蹄 马斯卡尼 马耳东风  
马雅文字 马舞之灾 马跃檀溪  
马不知脸长 马伏波射潮 马太受难曲  
马听锣声转 马拉松赛跑 马利共和国  
马克思主义 马家窑文化 马其顿王国  
马歇尔计划 马绍尔群岛 马上办中心  
马厝卡舞曲 马死黄金尽 马赛进行曲  
马可波罗游记 马其维利主义  
马斯垂克条约 马尔他共和国  
马尾中髻豆腐 马尾儿穿豆腐  
马屁拍在马腿上 马屁拍在马脚上  
马蹄刀瓢里切菜 马尔地夫共和国

马尔萨斯人口论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  
马来亚玻里尼西亚语系

除此之外,还有“马脑”“马蚁”“马明王”3个词语,是初版本收入,“重编本”不收,“修订本”又重新收入的。这样算来,“修订本”比“重编本”增收185个词语。“重编本”收入,“修订本”淘汰出去的词语共计99条,具体如下:

马宝 马边 马当 马喇 马勒 马娄  
马蓝 马兰 马平 马蓼 马蔺 马龙  
马褐 马韩 马汉 马湖 马市 马前  
马钱 马钱 马蛭 马帚 马矢 马赛  
马驢 马额 马儿 马耳 马衣 马医  
马政 马超 马殷 马纓 马远 马薪  
马鞭草 马兜铃 马都拉 马脾风  
马利尼 马可莱 马利兰 马乐利  
马毛山 马大头 马得拉 马蹄儿  
马廷英 马赫数 马化隆 马鸿逵  
马基线 马金岭 马君武 马其顿  
马其昶 马歇尔 马腺疫 马湘兰  
马胸疫 马志尼 马如龙 马士英  
马瑞辰 马萨林 马尾蜂 马尾河  
马约尔 马塞鲁 马色尔 马尔克  
马占山 马超俊 马尾儿 马达斯山  
马德拉斯 马兜铃目 马立克病  
马关条约 马克利许 马克士威  
马基维利 马加罗夫 马尔壁管  
马尔摩拉 马尔顿斯 马尔萨斯  
马尾藻海 马氏文通 马乳葡萄  
马斯喀特 馬拉松竞走 马西特原理  
马尔可夫过程 马传染性贫血  
马克尼土哥斯克 马克士威方程式  
马克士威速度分布

不难看出,“初版本”在台湾地区经“重编本”“修订本”一补再补,收词量极大地扩充了,但结果却使词典显得有些芜杂,导致一些本不该收入的单位收立为条。而同样是对《国语辞典》的继承,大陆学者编纂的《现汉》,后出转精,收立条目十分精要,绝不芜杂,历史上的“死词”和远离现代生活的“弃词”,都毫不吝惜地舍弃掉。还是以“马”字打头的词语为例,《现汉》各版所收都十分谨慎,如1960年的“试印本”收82条,1965年的“试用本”收91条,1978年的第1

版收97条,到2016年的第7版也只收100条,不要说比“修订本”“重编本”精简,比“初版本”也简约得多。各版始终收列的词语如:“马鞍”“马裤”“马蜂窝”“马后炮”“马革裹尸”“马仰人翻”“马克思列宁主义”。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某个条目,更可发现“重编本”新增条目是大量的,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冷僻的词语,地名、机构名、书名、曲名等专名尤多。这个问题到了“修订本”中愈趋严重。“修订本”收立了大量的专名,例如“台中”“台中县”“台中市”“台中港”“兴中会”“中条山”“中途岛”“阿拉木汗”“北美草原地带”“中国时报”“中华商场”“中兴新村”“北极星飞弹”“木马屠城记”“帕米尔高原”“鄱阳湖平原”“中正纪念堂”“电脑导航磁盘”“佛山木版年画”“巴塔哥尼亚高原”“飞机派遣可靠率”“国际原子能总署”“民用航空器适航证书”“庞毕度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所收专名多反映的是台湾地区本地的事物对象,如“高雄港”“宜兰县”“卑南文化”“大考中心”“北部滨海公路”“中部横贯公路”“花莲善牧中心”“台北捷运中和线”“台北捷运木栅线”“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还有部分是对一些机构的临时性的、权宜性的称谓,如“马上办中心”,释义为“一种快速为民众办理各种申请案件的服务机构”。也有些词条的设立,似乎缺乏科学的考虑,例如“命中註定”“命中注定”不分轩輊同立为条,而且彼此互见,令人莫衷于是。一些词条,本来只以基础的词立目即可,但该词典却收立了相当数量的以其为中心语的偏正式短语。如“中心”,本来只收立此词即可,但该词典却收了许许多多以之为中心语的短语性条目,例如“复健中心”“购物中心”“活动中心”“家扶中心”“物流中心”“职训中心”“资讯中心”“副都市中心”“资料交换中心”“电话交友中心”“汉学研究中心”“儿童福利中心”“阳光洗车中心”“线上购物中心”“境外航运中心”“境外转运中心”“家庭计划推广中心”“群体医疗执业中心”“六大营运中心”(1995年1月拟订的“发展台湾成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其中所提及的研发、营运、海运、金融、电信、媒体事业等六大营运中心)“国民就业辅导中心”“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国科会同步辐射研究中心”。

人名是专名,不应为语文词典收条,因为收不尽收。但是我们发现一些古代人名被收入其中,如“屈原”“平原君”“王原祁”“蔡罕帖木兒”;甚至个别尚在世的人物,也被收入该词典中,如“丁肇中”。台湾地区比较大的地名为该词典所收入,如“台湾省”“台北市”;一些小地名也为该词典收入,如位于彰化县的“田中镇”。当然,该词典也收了大陆的一些地名、机构名,如收了“中国科学院”,收了“阆中县”。该词典还收了大陆的一些新词,如“中巴”(大陆地区对中型巴士的简称)。

尽管《国语辞典》从“初版本”到“重编本”再到“修订本”,条目一增再增,但显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该出现的疏漏,如含“中华”的词条有“中华民国”“中华民族”“中华字典”“中华商场”等20个,却不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疏漏,大概不是属于无意的技术性失误。一些条目不分主副条,如收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收了“中情局”;收了“巴西高原”,也收了“巴西利亚高原”。一些条目,似乎还没有词化,如“看中”收立是对的,但也收了“看中了”这个非词单位。一些条目,是简称,但释义有欠缺,无法使人明白所指,如“中大”释义为“国立中正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的略称”。还有一些条目,是俗语性的单位,如“急得有如热锅中的蚂蚁”“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是否有必要阑入,还可再议。尤其是“一来照顾郎中,二来又医得眼好”,释义为“比喻一举两得。《西游记》第一八回:这正是‘一来照顾郎中,二来又医得眼好’。烦你回去上覆你那家主……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善能降妖缚怪。”这“一来照顾郎中,二来又医得眼好”是否已经固化为熟语而应收立,实在是值得考虑的。此外,该辞典还收入一些歇后语,如“公共厕所扔砖头”,释义为:“(歇后语)激起公愤。粪音谐‘愤’。指在公共厕所扔砖头,易激起公众的屎粪。如:‘在会场上,你如果再这样嚣张下去,小心公共厕所扔砖头——激起公愤。’”“公共厕所扔砖头”是否已是歇后语,还值得研究;即使将释义中的“激起公愤”加进去而将其歇后语资格肯定下来,这样的歇后语是否已有进入共同语权威的语文词典的资格,也还是大有疑问的。

海峡两岸词典的释义也存在一些差异。“修订本”为一些词所做的释义,就无法令人苟同。例如“祖国”一词,该辞典释义为“祖籍所在的国家”。照此释义,任何人的祖国都不是其本人现籍所在的国家,而是其祖上籍贯所在的国家。“我的祖国”,只是祖籍所在的地方;现在的居住地,当然只是现籍所在,因而也就不是自己的祖国。如果是一个不知自身来自何处的孤儿,那就成了没有祖国之人了。这样的逻辑,是十分荒唐的。《现汉》对“国家”“祖国”的释义,虽未必善尽美,却是可以参考的<sup>[3]</sup>。有历史学者对“国家”“祖国”的解释,虽不像语言学者、词典专家那样专业,却也近似:国家是“历史形成的国家”,祖国是“天经地义需要忠诚的祖国”<sup>[4][32]</sup>。有些词的释义,可以看出词典编者的某种用心。如“中华民国”,本应释义为:“中华民国(1912—1949),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中华民国时期结束。”(参见百度词条)但是,该“修订本”却释义为:“国名。位于亚洲东南部,东临太平洋。币制为新台币(New Taiwan Dollar)。”“位于亚洲东南部,东临太平洋。币制为新台币”的,当然不是20世纪上半叶曾有27年被称作“中华民国”的中国,而是今天的台湾地区。编者的用心,已昭然若揭。

“重编本”收北京的旧称“北平”,也收“北京”,但它的释义却罔顾“北平”已是这座城市的旧称,“北京”才是这座城市之现名的事实。它为“北平”“北京”的释义,可以看出问题:

北平[地]院辖市,在河北省。为千余年来的古都,名胜古迹很多,学术机构林立,是全国文化中心,第二大都市……

北京[地]①即北平,见北平条。

②唐以太原为北京,宋以大名为北京,金以大定(在今热河省平泉等县地)为北京。

“北平”一词释义中的“院”指的自然是国民党到台湾地区后组建的那个地方政府性质的“行政院”。国民党1949年即已“播迁”到了台湾地区,1981年它的“行政院”却还直辖“北

平”，也算咄咄怪事。北平这座城市 1949 年已改名“北京”，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对这一点，“重编本”只字不提。我们再来看 20 世纪 30、40 年代出版的《国语辞典》，该辞典既收“北平”亦收“北京”，是正确的。请看两词的释义：

北平[地]明初设北平府于此，旋建为首都，称北京，清代及民国初年因之，今改为北平市。

北京[地]①见北平条。②唐以太原为北京，宋以大名为北京，金以大定（在今热河省平泉等县地）为北京。

### 三、兼容处理，求同存异

海峡两岸词典存在差异是事实，这个事实是基于语言的差异而存在的，我们必须正视它的存在。祖国迟早会统一，海峡两岸的语言学家应该未雨绸缪，积极考虑编纂两岸共用的词典，为祖国未来的统一做积极的准备。编这样的词典，要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努力解决实际存在着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收条问题。海峡两岸都把意识形态尽可能淡化，特别是带有侮辱性、攻击性色调的词语，不应收入语文词典中。大陆学者编纂的语文词典从来不会考虑收入“蒋该死”“刮民党”之类的词语，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版本更将之前版本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浓重的条目或删除，或在释义、例句上重加考虑。而“修订本”，迄今仍收“匪谍”这样的词语，释义尤显偏执，理所当然应予淘汰或删除。地方性的狭隘词语，也不应收入共同语的词典，因此，“修订本”中所收的反映台湾地区县市府等的词条宜予删除。反映台湾当地内容的词条而为词典收入，这种情况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其他词典中的表现也非常突出。《新编国语日报辞典》（国语日报社，2000 年；下略作《新编》）收有的词语，其中就有一些所反映的是台湾地区特殊的事物对象。三字词中，反映台湾地名的“阿里山”“赤崁楼”“七鯤鯓”“日月潭”；反映台湾物产的“嘉香肉”“虱目鱼（台湾等地特有的鱼类）”“吴郭鱼（台湾特有的鱼的品种）”“在来米（台湾特有的大米品种）”；反映台湾地区族群的“高山族”“排湾族”

“平埔族”“泰雅族”；反映台湾地区各级行政机构及其设置和职官的“参军长”“里干事”“区公所”“铨叙部”“省议员”“县议会”“行政院”；反映台湾地区重视的球类项目的“棒球帽”“本垒打”“躲避球”“滚地球”“平飞球”“青少棒”“双盗垒”“下坠球”；反映台湾地区的文化、政治、司法运作方式的“保安林”“歌仔戏”“健保卡”“年功俸”“巡逻箱”“筵席捐”“益智班”“医师节”；反映台湾社会流行的日语词汇和英语词汇的“浮世绘”“歌舞伎”“回数票（来自日语的‘回数券’）”“日曜日”“土曜日”“一级棒（音译日语‘一番’「いちばん」）”“中继站”“常春藤”“米老鼠”“圣善夜”“四分卫（美式足球术语的意译）”“做中学（美国的教育理念）”。四字词中，也有一些是反映台湾地区特有的事物对象的。臚列如下：

|      |      |      |
|------|------|------|
| 按铃申告 | 保值挂号 | 参谋本部 |
| 惨绿少年 | 敦睦舰队 | 反经行权 |
| 告诉乃论 | 国策顾问 | 国家奥会 |
| 家事职校 | 教育召集 | 均权制度 |
| 孔孟学会 | 里民大会 | 旗国主义 |
| 启聪学校 | 启明学校 | 启智学校 |
| 情治单位 | 全民健保 | 日据时代 |
| 投开票所 | 辛亥革命 | 亿载金城 |
| 易科罚金 | 在乡军人 | 政务次长 |
| 政务委员 |      |      |

一地的语文工具书，关注本地区的事物现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反过来说，一地的语文工具书，不关注本地区的事物现象，才属异常。这些都十分自然，完全可以理解。《现汉》也收立了反映祖国大陆特有文化的一些三字词语，如“二锅头”“二人转”“害人虫”“黑瞎子”“黄昏恋”“教导员”“片子地”“小广播”。但是，《新编》所收词语是否因反映的是全民的事物对象而具全民语言词汇的资格，就很值得研究了。如果所编的是台湾地区方言词典，那么台湾本地词语的收取原则自是应收尽收。现在所编的是供台湾地区居民使用的汉民族共同语的词典，那么还是应该顾及民族共同语本来的模样，多考虑民族共同语其他区域的人民的理解和使用为宜。至于说《新编》收取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条目，它们是否具有词的资格，更值得研究。例

如以“的”构词的条目“把风的”“打铁的”“当家的”“够瞧的”“滚烫的”“好好的”“空空的”“老大的”“明摆的”“内在的”“跑外的”“寻钱的”“有机的”“掌舵的”“重重的”“主观的”“矮趴趴的”“潮乎乎的”“沉甸甸的”“吃现成的”“辣酥酥的”“乐滋滋的”“溜门子的”“卖胳膊的”“怯生生的”“轻飘飘的”“色迷迷的”“甜丝丝的”“羞答答的”“拽兮兮的”。此外,《新编》还收取了数量不菲的音译词,如“阿米巴”“百斯笃”“戴奥辛”“格兰姆”“加答尔”“勒克斯”“罗曼斯”“摩尔斯”“帕米尔”“日内瓦”“山道年”“珊笃宁”“通古斯”“维吾尔”“有加利”。《新编》所收的现代外来词最主要的是来自英语和日语。这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格外重视。与《新编》不同的是,大陆的《现汉》不仅重视来自英美和日本的外来词,也重视来自俄罗斯的外来词,如收入了“伏特加”“喀秋莎”等,但是对外来词的总体把控都远比台湾地区严格。

立条,也要格外谨慎。一个词语能为一部语文工具书收立为条,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它的使用度。如果一个词语没有较高的使用度,宜应暂且搁置,观察一段时间,不宜遽然阑入。例如汉语中有个熟语“卑之无甚高论”,1947年出版的《国语辞典》“初版本”未收,1981年出版的“重编本”也未收。2015年的“修订本”也未收“卑之无甚高论”,但却收了个“卑无高论”,释义如下:

语本《汉书·卷五〇·张释之传》:“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行也。’”

源自《汉书》的熟语“卑之无甚高论”是否已然具有全民认可的资格,据之节缩而成的“卑无高论”是否已为大众所接纳,两者究竟该不该立条,或该立哪个为条,都还需要仔细研究,审慎处理。“卑之无甚高论”和“卑无高论”,台湾地区和大陆词典的收条情况,从下面可见一斑:台湾地区1974年出版的《国语日报辞典》未立条,2000年出版的《新编》仍未立条,林松培编纂的《成语辞典(增订本)》(台北:国语日报社,1995年)也未立条,侯乃慧主编的《成语典》(三民书

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立“卑之无甚高论”条而未立“卑无高论”条。大陆学者编纂的成语类辞典中,有的“卑之无甚高论”和“卑无高论”皆难觅踪影,如朱祖延《汉语成语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商务版《新华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辞海版《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有的只收“卑之无甚高论”未收“卑无高论”,如精编版《汉大成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有的将“卑之无甚高论”列作主条,而将其异形单位或省略单位列作副条,如刘洁修《汉语成语源流大辞典》(开明出版社,2009年)即收“卑之无甚高论”,将“卑卑无甚高调”作为其异形单位,“卑无高论”“卑之论”作为其省略单位,以副条形式列出。在意见如此分歧的情况下,网络版“修订本”将“卑无高论”收立为条,而且作为主条,这样的做法实在难称谨慎。海峡两岸绝大多数词典对“卑之无甚高论”和“卑无高论”是否收立的态度是一致的。或许正是因为考虑到两岸词典基本趋于一致的意见,两岸学者合作编纂、李行健主编的《两岸常用词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及《两岸通用词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谨慎从事,暂未将“卑之无甚高论”“卑无高论”两语立条。这一做法,值得赞赏。

其次是释义问题。词典的释义十分重要,须既不能遗漏相关内容,也要抓住要害,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但是“修订本”一些词语的释义显然还欠推敲。如“中国”一词,它给出三个义项并释义如下:

①上古时代,汉族文化发源黄河流域,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其地为“中国”。后各朝疆土渐广,凡所辖境,皆称为“中国”。《诗经·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曷为以诈战之辞言之,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

②朝廷。《礼记·檀弓上》:“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圣王不以劳中国,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

王侯勿复通。”

③京师。《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汉·毛亨传：“中国，京师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释义时首要的内容是要释出其历史和现况、人口、语言、文化、经济、地理、辖域、气候情况等。“修订本”这样的义项划分尤其是释义，是颇有一些问题的，“凡所辖境，皆称为‘中国’”的说法，也似嫌笼统。三个义项完全没有释出“中国”一词的现代意义，即使它不是现代汉语词典而照顾到古今，也是不能原谅的失误。当然，“修订本”释义尽管存在问题，但它毕竟为“中国”一词立了目，还是值得点赞的<sup>①</sup>。

有些条目的释义不太科学，也言不及义，还可斟酌。例如“原住民”一词，“修订本”释义如下：

目前官方所认定的“原住民”包含有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邹族、赛夏族、雅美（达悟）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邵族、噶玛兰族及赛德克族等十四族。

这似乎不是在对“原住民”这个词释义，而是对原住民包括哪些少数民族的说明。释义是词典的灵魂。一部词典收条再多，再精当，释义欠妥，仿佛足球比赛临门一脚的功夫不够老到，令人扼腕叹息。祖国大陆的词典，尤其是《现汉》这样权威而规范的语文工具书，绝大多数词条的释义已千琢万磨，臻于化境。相信两岸学者合编词典，释义方面，《现汉》可以提供很多成功的经验。

再次是语音问题。普通话（“国语”）<sup>②</sup>一些词的读音在1949年前没有分歧，但在1949年以后，原有的读音被台湾地区所继承，大陆如今的读音已与原读音不同，这种情况就较难处理，如“垃圾”，台湾地区读音 lè sè，大陆读音 lā jī。再如连词“和”，台湾地区仍读 hàn，大陆今读 hé。有的读音虽然也是两岸分袂后才出现不同的，处理起来却可能比较容易，如“法”这个入声字，台湾地区仍保留有四个读音，其中的去声，只是在标注“法国”的“法”时适用；而大陆则全部统读

为上声。无论是很难处理的还是较易处理的，恐怕都要根据绝大多数语言使用者的习惯来确定它的读音。两岸因语音（或语义）牵涉到词的改易的情况，更值得关注，例如大陆的“大变”（很大的变化），在台湾地区习惯说成“丕变”，因为“大变”容易使人谐音联想到“大便”；车辆掉转成相反的方向，大陆说“掉头”，台湾地区人们认为这个“掉头”易被误会成“掉脑袋”之意，不吉，遂改写成“调头”，音也由 diàotóu 转读为 tiáotóu。这就是为避开令人难堪或尴尬的字音，杜绝因音似而引起的联想而作的改变。在表达同一事物对象而有不同读音时，我们应允许根据需要择善而从。如“癌”，《辞源》：“读如岳”。“岳”，《广韵》：“五咸切，平咸疑。侵部。”但是“癌”若从“岳”读作 yán，则很容易在与“炎”“症”组合，或都与身体某一器官名称组合时，令人无法分清“癌症”还是“炎症”，“肝癌”还是“肝炎”等，从而造成误会。因此，大陆在20世纪50、60年代将“癌”字的读音改为 ái<sup>③</sup>。“癌”字，1930年出版的《王云五大辞典》和1937年至1945年出版的《国语辞典》“初版本”都只有 yán 一个读音。1949年后，台湾地区的学者一度恪守传统，仍坚持读 yán，但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1974年出版的《国语日报辞典》和网络版“修订本”都为“癌”字注有两音：读 yán，又音 ái。

论及海峡两岸合编共用的词典，就免不了涉及两岸原来共有的词典的问题。鉴于台湾方面在词典改编中出现的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

①《现汉》各版均未为“中国”立目，据信是因为该词典的编者秉持不收专名的理念。但是各版释义语中“中国”一词频现，而且2016年出版的第七版中甚至收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条目，更令读者对该词典始终不收立“中国”这一条目颇惑不解。

②“普通话”本是20世纪初部分学者对汉民族共同语的一个学术性的称谓，50年代在大陆被普遍接受，成为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官称。之前本来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官称而在整个中国使用的“国语”，50年代始为台湾地区专用。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撰文呼吁将“国语”重新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官称，取代“普通话”，如江蓝生《建议将“普通话”名称恢复为“国语”》（《语文信息》2005年第8期）。

③李荣先生在《普通话与方言》（《中国语文》1990年第5期）中说：“一九六一年，《新华字典》大修。编者考虑到‘癌症’（cancer）跟‘炎症’（inflammation）最好有个区别，就参考某些方言‘岩’读如‘崖’，就是 ngai 一类的音，北京语音没有 ng 声母（除非是连读或 ng 自成音节），就推荐‘癌’读 ai。”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早在那之前，“癌”字即已被一些人读作 ai，《新华字典》只不过做的是确认的工作而已（详见黄河清《“癌”字探源》，《科学术语研究》2002年第1期）。

建议大陆出版机构抓住该抓的品牌辞书,主导出版。因为我国现代语文辞书根在大陆,大陆的语文辞书编纂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成就举世公认。一时不便拿回大陆出版的辞书,或可联合台湾地区一些名流学者和出版人一起加以修订,使旧日的辞书续写今日的辉煌,为两岸同胞造福。两岸辞书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有些差异是正常的事。两岸学者在合作中,互相学习,合作共赢,将两岸词典各自的长处加以弘扬,将不足之处加以改正,使新的辞书具有兼容性。两岸辞书的这种兼容性,是兼容并包,兼容并蓄,取长补短,共同为祖国和人类的文化事业做贡献。兼容,就是要用优秀的辞书来为辞书事业增加正能量,就是要充分开展密切合作。对现代中国发生重要影响的三部辞典都产生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大陆,如今海峡两岸的语文工作者和词典人无不是在它们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

的,也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汉语发生歧异的见证者。因此,加强两岸学者彼此间的沟通,展开积极的合作,大家携手,为我们共同的母语的良性发展增添向心的因素,祛除离心的因素,应该是我们当前的第一要务。

参考文献:

[1] 李行健. 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和研究的新任务——两岸合编语文词典的初步收获[M] // 王铁琨, 李清山, 亢世勇. 辞书研究与辞书发展论集(第二辑).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

[2] 周荐. 王云五评传: 多重历史镜像中的文化人[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9.

[3] 周荐. 辉煌一甲子, 勇攀新高峰——写在《现代汉语词典》问世六十周年前夕[J]. 中国语文, 2019(5).

[4] 葛兆光. 何为中国: 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 2014.

Differences and Integration: Differences and Compatible Disposal of Chinese Dictionaries in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ZHOU Jian

(Languag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of Macao,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Macao 999078, China)

**Abstracts:** Word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re the two major projects of dictionary compilation, which are highly valued by any dictionary. Before 1949, the language dictionaries used by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were mostly published by the Mainland. Even the one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Taiwan were no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word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However, since 1949, the use of Chinese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has gradually shown differences, which have become greater and greater for more than 70 years. The differences are obviously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dictionaries compiled and adapted on both sid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ord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aused by different ideologies should not be particularly overlooked.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should compatibly dispose and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in compiling the dictionary for their mother tongue jointly, which is a question that needs a serious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homologous; cross-Strait dictionaries; compatible

(责任编辑 梅 孜)